

熊顿： 与“肿瘤君”斗争的日子

本报记者 吉祥

肿瘤君来了

肿瘤君来得毫无征兆。
去年8月,熊顿早晨起床去卫生间时突然跌倒,四肢抽搐,口吐白沫。

这个彪悍的女子之前很少为健康操心,即使经常过着黑白颠倒、三餐不定的生活,仰仗着“壮汉型的体格”,她已有七八年没去过医院。

室友艾米在医院急得团团转,她却躲在一边犯花痴,眼前的急诊室梁医生让她“眼前一亮”,有一种“戴着口罩都遮不住的英俊”。

检查结果不乐观,熊顿患上了非霍奇金淋巴瘤,即淋巴瘤。医生委婉宣布结果不妙,此时,她正把玩手机,沉醉在切水果的游戏里,“生病了嘛,没办法,命里注定,配合医生治疗就得了。”癌症在她眼里好像只是一场普通的感冒。

人不能被病吓死,索性,熊顿把害怕的情绪直接省略了。她颇有声势地告诉闺蜜,要“变成抗癌斗士漫画家”,“要是这样我都好了,以后就牛了。”艾米被这个泪点超低的室友镇住了,她甚至纳闷,看《导盲犬小Q》哭晕过去的熊顿,“内心竟然如此强大”。

当然,她也有沮丧的时候。天天对着医院的灰白色天花板,她十分怀念以前五光十色的日子,遗憾“K歌必定刷夜,聚餐必喝大酒”不再出现。化疗后的反应更令她害怕,一想到变胖不能穿漂亮衣服、不能化妆打扮,她会觉得自己“很挫”。

入耳就是打针、吃药、体温、白细胞增减,住院对好动的熊顿来说无疑是坐牢。为了哄自己开心,她会化个妆让自己美一下,然后穿上漂亮的裙子,偷偷溜到宾馆看电视吹空调。好友要来看望,她得知消息后早早梳洗打扮好,笑着索要一句“漂亮”的赞美,惹得对方忍不住感慨:“喔嚯,你的心理素质实在太好了!”

总得给自己找乐子

化疗到第六期的时候,熊顿嘱咐艾米带来了笔和速写簿,她要继续漫画,患病期间的经历一一变成了笔尖的素材。

漫画里,熊顿长着熊耳朵和熊尾巴,是个标准的“熊姑娘”。事实是,她原名很温婉,叫项瑶,自称熊顿是因为喜爱熊和牛犊。

她将体内比心脏还大的肿瘤命名为“肿瘤君”,漫画集的名字符合她彪悍的性格,叫《滚蛋吧!肿瘤君》。

在自己描绘的世界里,熊顿没有江南姑娘的秀气,她花痴地单恋着梁医生,有时也会使坏地调戏一下小护士,甚至,她还会在发牢骚的时候,气愤地蹦出几句京骂。

她把这些看上去自毁形象的漫画发到网上,本想分享一下患病期间的经历体会,希望帮助到其他的癌症患者,哪料到,点击量很快到了200多万。《滚蛋吧!肿瘤君》被网友定义为“治愈系”,爱恶搞的熊顿有了个饱含正能量的封号——励志姐,一些粉丝干脆以“熊崽子”自居。

彼时,化疗后的反应正折磨着熊顿,她一吃东西就吐。肩膀和背部时常被剧痛侵袭,母亲陪床的第一夜,她第一次体会到了死去活来的痛,“就像是有人把手伸进胸口使劲捏我的心脏”。治疗期间头发掉得厉害,她只能剃成光头,“反正还会长,剃了也能戴假发”。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并幻想着没准头发长

她几乎习惯了化疗后的呕吐,以及病情发作时“像有人伸手捏着心脏的痛”;剃光头后大哭的她,现在已能接受朋友摸一摸的恶搞。

这个神经大条的漫画家也有烦恼,体重的增加最让她头疼,因为以前的漂亮衣服不能穿了。只是这种怨念并不会持续多久,“算了,生病期间允许自己胖个五六斤吧。”

对于癌症,熊顿取了一个有点亲切的称呼——肿瘤君。她即将出版的最新漫画集,也与这位肿瘤君有关,书名符合她自认为彪悍的性格,叫《滚蛋吧!肿瘤君》。



生病前的熊顿清新可人。

出来时,还能变成秀兰邓波尔那样的卷发,但当好友老正拿着DV记录这段故事的时候,她还是忍不住哭了。

可转念一想,既然人生就是这样了,“总得给自己找乐子”。

化疗之后得了静脉曲张,她疼得一宿一宿睡不着觉,用大剂量的吗啡也不是很有效果。现在熊顿的手上还有很大的一块伤,跟烧伤一样。“疼的时候就光疼了”,她懒得去想怎么这么倒霉之类的事情,因为“疼也是正常的过程”。她还学会了自我催眠,睡不着的时候就反复念叨“睡嘛睡嘛”。

最难受的是咳嗽,她一躺下就忍不住咳嗽,但似乎她的适应能力十分厉害,“咳嗽咳嗽也习惯了”。

住院的半年多时间里,熊顿身边的病友频繁更换,一些年长的病友会跟熊顿妈妈佩服地说:“你的女儿很开朗嘛。”碰到小朋友,熊顿还会陪着他们一起玩,“打僵尸,切水果,一起看看好玩儿的动画片。”这个30岁的病人有趣得让艾米费解,“可能漫画家的思维就是这样吧。”

熊顿一听乐了,“我真不是强颜欢笑,我是真的觉得日子每天都该开心地过呢!”语气十分卖萌,就跟她常说的那样:“生活再不济,总还是美好的。”

“我要更加强悍才行”

朋友圈里以无厘头著称的熊顿,漫画里却不时流露温情。

病痛难耐的时候,这个平时只对家里报喜不报忧的北漂女,睡觉时必须握住母亲温暖粗糙的手,“就像小时候摸着妈妈的嘴唇入睡一样安心”。看着父母为治病的钱发愁,她“把自己剃吧剃吧卖了的心”都有。

七夕这天,邻床病友的老公特地从西安飞来过节,消毒水味弥漫的病房,多了点浪漫的味道。熊顿心生羡慕,掏出手机,轻按一下,向9万多名粉丝感慨:“得病虽然不幸,但在病中被爱却比中大奖还幸运。”

这种感性的文字在她的微博里并不常见,里面更多的是恶搞与卖萌,她熟谙网络用语,把“知道”说成“鸡到”,“觉着”变成“嚼着”,医院的“主任”则叫“主印”。朋友难得一本正经鼓励一回,却被她嘲笑得不知所措。前两天,好友

王哥发来短信:“发微博和画漫画就是你向病魔抗争的武器,千万不要松懈。那么多人都在关注你关心你呢!不要被击倒!”熊顿看完一时难以自持,“噗嗤,我觉得搞笑的人忽然严肃起来更搞笑啊!”

粉丝读到她对梁医生的花痴,会给她打气,为她讲述那些重病赶不走的爱情故事,熊顿读完心生向往,“希望我化疗完了也找到个好老公”,她笑称没啥要求,“高富帅就可以了”。

前两天,老正告诉熊顿,已经给她物色了一个老公,明年回国,“等你治好病,减完肥,他就回来了”。“时机是如此的正好,命中是那么的注定!”熊顿在微博里害起了相思,她睡不着了,这个“连见都没见过不知长毛样的老公”让她失眠,“我觉得我已经爱上他了!要等我呦!”

8月对熊顿而言,有很多期待。她的漫画集《滚蛋吧!肿瘤君》马上就要出版了。月初,她在微博上“@”了曾在北京肿瘤医院治过病的薛蛮子,还有她的偶像陈坤、王菲、姚晨,请求他们写序。薛蛮子由此59年来第一次看漫画,“一个三十不到的小女子,面对肿瘤是如此乐观,让我老汉儿自叹弗如。”姚晨也在微博里欣然应允,熊顿感谢之余不忘对偶像调侃一番,学着《武林外传》郭芙蓉的口气说:“大姚,感谢之情如排!山!倒!海!”

坏消息是,此前得到控制的肿瘤君,在5月份重新驾到。复查的诊断结果仍然为纵膈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属于复发难治病例。因为肿瘤的位置不好,放疗不能包括所有肿块,需要放,化疗同时进行。放疗后引发食道炎,她现在没法咽下食物,即使是吃流食也够疼的。

粉丝们的鼓励里,最常见的就是“滚蛋吧!肿瘤君”,熊顿也在为自己打气,“你要自己更加强悍才行啊!”

她的确够强悍的,前两天去护士站,护士盯着她光滑的顶端详良久,“最后还是忍不住摸了一下我的光头”。临了,护士还不忘感慨一句:“真的一点毛茬子也没有,好光滑。”熊顿对此已经习惯,甚至有点自得地说:“天津饭(日本漫画《龙珠》人物)看到我都求着收我做徒弟,非要传我太阳拳好不好。”

肖丽:坚强



照片上的她,依旧手捧大红的录取通知书,笑语嫣然地等待11天后贵州大学开学的日子,那里有她一生中最大的梦想,而看起来,它很快就将变成现实,但,最残酷的谢幕让这一切都化为灰烬。
现实习惯性地超越任何剧作家和小说家的臆想,这个与骨癌做斗争的女孩所付出的,同样超越任何一个健康人对坚强的理解。2009年不幸罹患骨癌的她,为了继续自己的梦想,不惜断肢求生,勇敢地回归校园的苦读生活,直到今年——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夏天,从“一个人的考场”里骄傲地胜出,以超过高考一本线的成绩,在病床上接过贵州大学校长亲自送来的大学通知书。每个人都被这个尚不满20岁的女孩感动,他们亲切地称呼她为“小张海迪”,赞美她为“最坚强的女孩”。

她当然无愧于此,但现在,这一切她都听不到了。多么希望她一直都可以默默无闻却健康康地活在一山一水的偏僻角落,有着一花一木的少女幽思,安享一朝一夕的静谧之乡,不需我们赞美又何苦需我们在心痛中愈发怀念?

訾立:自强



结束了在东风高中的保安工作,以大学新生的身份,挺进天津大学的校园。这也算是一次毕业吧?

这个故事的主角訾立,作为“新生代农民工”,曾经有着与父辈如出一辙的九年零工生涯。传菜工、装卸工、建筑工、破烂王、保安……为谋生计,自高二辍学的他,完全

坠入了另一个世界。
很多时候,生活就像丛林里的旅行,时常会遇到截然不同的两条路,而我们常常以为,选择了这一条路也即选择了这样的未来。比如,既为民工,人生也就这样了,打工、赚钱、娶妻、生子,一样心安理得,终老一生,人们称此为“命”。

訾立显然不认命。先是不服输的念想让他有了工余读书学习的坚持,后有东风中学的老师伸出了援助之手。当他试着走过一条路后,豁然发现还有一条又一条的路,为他展现截然不同的精彩。

刘先周:扶弱



这个年近六旬的农民,在很多人看来,压根就是一个“怪人”。生活并不富裕的他,在过去的16年里,先收留流浪汉又收养弃婴。自己的日子本就不宽裕,操心费力倾尽家产地做这些事,多么不“靠谱”呀!

尽管如此,16年的风风雨雨,收养了流浪汉和弃婴的刘先周一家,还是稳稳

当当地过来了。这个居于河北邢台任县乡下的平凡村舍,也因为一位平凡农民的不平凡举动,而变得小有名气。政府推举他参选“中国好人”,乡亲们褒扬他为“草根天使”,只有这个老实巴交的农民,还是朴素地像16年前一样,带着13岁的儿子——那个当年变卖家产、四处举债才得以救活的孩子,在新学期即将到来的时候,到县城的商店里,挑选一个足以让孩子称心满意的书包。

谁说名声才是对慈善家的回报?——看看那行走在县城大街上的幸福爷俩,这难道不是最好的回报吗?

文/本报记者 石念军